

雍正稱帝與其對手

历

史

新

视

野

金恒源◎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历史新视野

93
雍正稱帝與其對手

金恒源◎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称帝与其对手/金恒源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历史新视野书系)

ISBN 978-7-208-07486-6

I. 雍... II. 金... III. 雍正帝(1678~1735) — 生平事迹 IV. K827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1587 号

出版策划 李伟国

责任编辑 汤中仁

装帧设计 张志全

美术编辑 杨德鸿

· 历史新视野书系 ·

雍正称帝与其对手

金恒源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0.75 插页 6 字数 329,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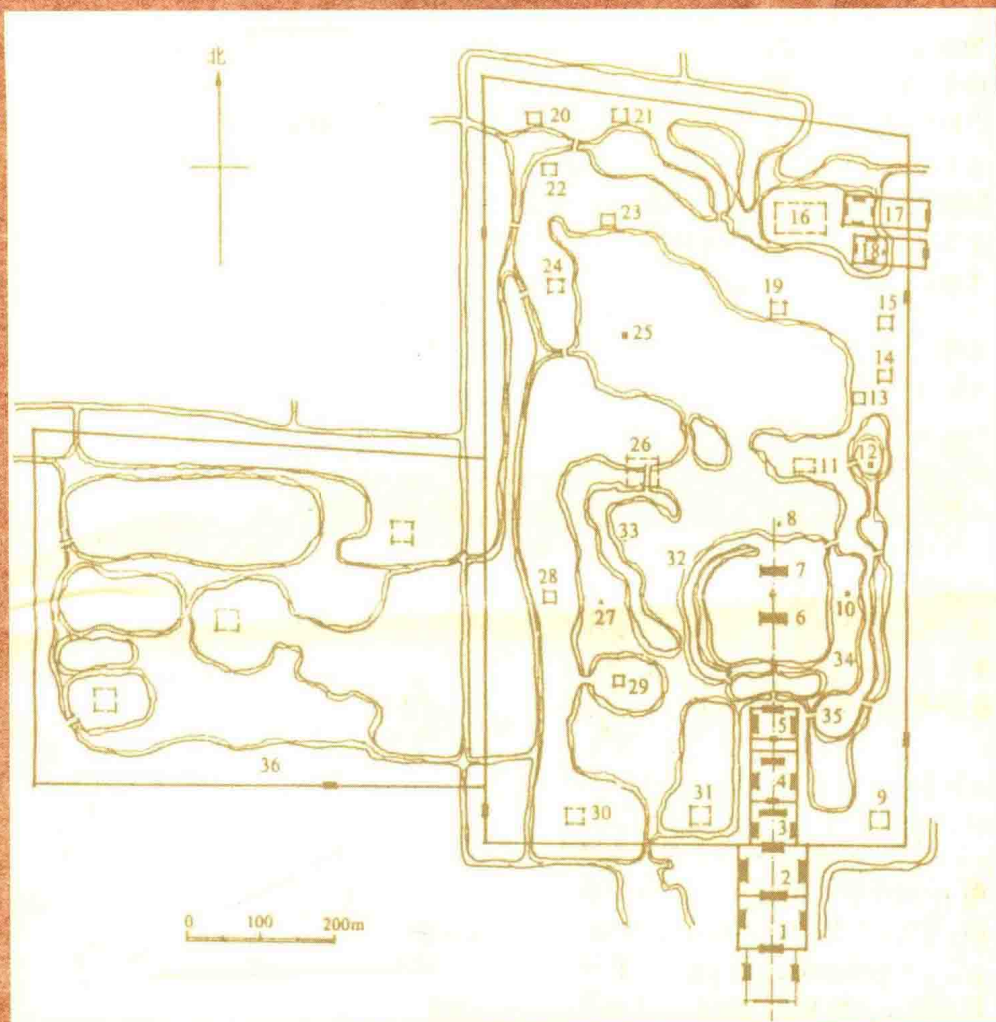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7486-6/K · 1391

定价 30.00 元



收藏于美国达拉斯博物馆西洋传教士所绘康熙画像，国内罕见



畅春园平面示意图

1—大宫门；2—九经三事殿；3—春晖堂；4—寿萱春永；5—云涯馆；6—瑞景轩；7—延爽楼；8—鸢飞鱼跃亭；9—澹宁居；10—藏辉阁；11—洲鉴斋；12—龙王庙；13—佩文斋；14—藏拙斋；15—疏峰轩；16—清溪书屋；17—思慕寺；18—思佑寺；19—太仆轩；20—雅玩轩；21—天馥斋；22—紫云堂；23—观澜榭；24—集凤轩；25—蕊珠院；26—凝春堂；27—娘娘庙；28—关帝庙；29—韵松轩；30—无逸斋；31—玩芳斋；32—芝兰堤；33—桃花堤；34—丁香堤；35—剑山；36—西花园



雍正帝朝服像



雍正帝青年时便服像



雍正帝读书像

朕承祖考高祖傳酒工序長明太祖一皇覺奇僧頑朋起兵攻秦而天下卒歸
於漢元末陳友諒等蜂起而天下卒歸於明我朝承唐

先烈應

天順人

朕承祖考高祖傳酒工序長明太祖一皇覺奇僧頑朋起兵攻秦而天下卒歸
於漢元末陳友諒等蜂起而天下卒歸於明我朝承唐
考者不能使使不為考應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朕自幼讀書於
古今通經史通曉又年力盛時能擊十萬力勇發千一把箭用兵臨戎
之事存所便為然平生未嘗妄殺一人平寇臣郭靖靖北皆出一心運
籌戶部督金非用即朕無未敢妄費曾蒙小民指膏救也所有延聘行宮
不能承續每歲所費不過一二萬金較之河工歲費三百餘萬尚不及百
分之一是朕亦創設英雄後至老年為侯景所逼遂有臺城之禍隋
文帝亦隨創設亦創設英雄後至老年為侯景所逼遂有臺城之禍隋
早也朕之無言有餘人朕年已七十諸王大臣官員軍民以及蒙古人
等無不愛惜朕年邁之人今難以盡終朕亦愉悅至
太祖皇帝之子孫親臨餘王之子孫親臨各安朕身後爾等若能體心保
朕若繼朕位朕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宵朕躬必能克承大
業知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遺詔

滿漢合璧康熙遺詔(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珍藏)

滿文內容:(11字) 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漢文內容:(1104字) 50行, 內容與一史館珍藏相同, 每行字數多少略有差異

天承運

皇帝詔曰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敬

天法

祖為首務敬

天法

祖之實在柔遠能通休養蒼生共四海之利為利一天下之心為心保邦於未危

致治於未亂夙夜孜孜寤寐不遑為久遠之圖計庶乎近之今朕年屆七

旬在位六十一歲

天地

宗社之默佑非朕淳德之所至也歷觀史冊日黃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餘

年共三百六十年朕在位之久者甚少朕臨御至二十年時不敢逆料至

三十年三十年時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歲矣尚書洪範所載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以考終命列於

第五者誠以其難得故也今朕年已登耆富有四海子孫百五十餘人天

樂業政教淑淑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嘗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

一日此豈能營苦二字所能該括耶前代帝王或享百年不永史論概以為

通色所致此皆書生好為譏評雖純全盡美之語亦必挾摘瑕玼朕今為

前代帝王制白言之蓋由天下事繁不勝繁慮之所繫也諸葛亮云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為人臣者惟諸葛亮能如此耳若帝王僅有甚重無可旁

諗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任則任可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

猶得優游自適為君者勤勞了一生了無休息之日如舜雖無為而治然

身及於蒼生猶然四戰無寧朕既終於命藉似此皆勤勞致事足行周歷

不遑寧寧之辭豈非為清靜自持乎易遯卦六爻未嘗言及人主

之事可見人主原無享息之地可以退藏勤躬盡瘁誠謂此也自古得天

下之正莫如我朝

太祖

太祖

太祖初無取天下之心

太宗皇帝曰明太祖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係中國之主不忍取也後漢賊李

聲崇祖晉漢高祖保泗上亭長明太祖一皇覺寺僧項明起兵攻秦而天下卒歸

於漢元來漢高祖保泗上亭長明太祖一皇覺寺僧項明起兵攻秦而天下卒歸

於漢元來漢高祖保泗上亭長明太祖一皇覺寺僧項明起兵攻秦而天下卒歸

珍藏于台北的滿文康熙遺詔內，并不見指定皇四子胤禛繼位的文獻記載。

汉文内容: (1104 字) 文中格式照旧, () 内字为已缺损字

奉

天承运

皇帝诏曰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

天法

祖为首务敬

天法

祖之实在柔远能(迓)休养苍生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为久远之

国计庶乎近之今朕年届七旬(在位六十)一年实赖

(天地

宗)社之默佑非朕凉德之致也历观史册自黄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共三百一帝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朕临御

至二十年时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时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年矣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今朕年已登耆富有四海子孙百五十余人天下安

乐朕之富亦云厚矣即或有不虞心亦泰然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

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曰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

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

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今为前代(帝王)剖

白言之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



亮能如此耳若帝王仔肩甚重

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 (比拟) 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 (者) 勤勉一生了无休息之日如舜虽称无为而治然身殁于苍梧禹乘四

(载辂) 手胼足终于会稽似此皆勤劳政事巡行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之) 崇尚无为清静自持乎易遁卦六爻未尝言及人主之事可见人主原(无) 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尽瘁诚谓此也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太) 祖

(太) 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云当取

(太) 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系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剪灭闯寇入承大统稽查典礼安葬崇祯昔汉高祖系泗上亭长明太祖一皇觉寺僧项羽起兵攻秦而天下卒归于汉元末陈友谅等蜂起而天下卒归于明我朝承席

先烈应

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也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又年力盛时能弯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 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身分之一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卒之不克

朕亦欣然安適。親王、皇子、獻人、品官、生流、軍民、士女、
各體朕坐。皇極帝位。即遵典刑。持服二十七日。輕服布告中外。咸使聞

前 言

1984年9月,人民出版社根据三联书店1963年6月第一版修订重排了牙含章先生依据藏文资料编著的《达赖喇嘛传》。在藏文版“七世达赖喇嘛传”中,对康熙五十七年“统帅六师、驻节西宁,调饷征兵、居中调度”的十四阿哥胤禛(即允禔)的身份,记载的文字不是普通皇子,是“皇太子”。在这本著作之前,孟森先生在研究中更早就提出:“圣祖末年,诸王大臣所默喻上意,知为将来神器之所归者,乃十四阿哥允禔。”这是“众望如此,上意如彼”的事,只不过尚未来得及正式宣布而已。

孟森的观点与远离京城数千里之外的藏文资料所记不谋而合,是一致的。这就说明,当时,无论是宫里的皇子诸王、大臣,还是京城里的百万军民,甚或是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西藏高层人士或普通僧侣、牧民,在他们的心目中,十四阿哥胤禛的地位和形象理所当然就是一个皇太子的地位和形象。可见,这个皇太子的地位和形象,不是十四阿哥自以为是一厢情愿、自吹自封的,也不可能是八阿哥等几个皇子、大臣为了巴结胤禛而自吹自封的,当时十四阿哥胤禛的皇太子地位和形象,确实是康熙帝晚年有意树立、一手营造的。

但是,也正是从1985年9月起,史学界也出现了另一种新的意见。这种新的意见认为:十四阿哥的皇太子地位和形象,是胤禛(即允禔)自我感觉良好的一厢情愿、是自吹自封的,是八阿哥等几个皇子为了对雍正造谣攻击才产生的,并不是历史真相。新的意见还认为:康熙临终时决定由四阿哥胤禛继位,而且康熙选择四阿哥,在时间上已经很久了;说胤禛阴谋篡位,这都是八阿哥等人因谋储失败、不服的造谣攻击所致。那么,究竟是孟森的研究、藏文版的历史记载更接近历史真相,还是八十年代中期后以上新的意见更接近历史真相呢?

面对这一历史争议,一个不容忽略的前提就必然要被提出来,那就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康熙帝晚年,康熙与四阿哥胤禛、十四阿哥胤禛的父子关系真相究竟如

何？这个前提不弄清楚，后面的康熙遗诏会否被篡改、康熙之死是否同胤禛有关等，都很难争论明白。如果历史真相真的是康熙选择四阿哥在时间上已经很久，那么，之后当然决无可能再出现四阿哥篡改遗诏的事，也决无可能出现四阿哥谋害父皇、逼母、杀人灭口等事；反之，如果胤禛与康熙的父子关系其实并不好，暗中的利害矛盾很大、时间也很长，那么，从逻辑上讲，一旦气候时机具备，四阿哥谋害父皇、篡改遗诏，乃至杀人灭口等就很有可能。当然，这仅是就逻辑上讲而已，还要以史料和事实作证。

正是以上原因，本书以“父子恩怨、由来已久”作为第一章，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雍正原是清世宗年号，后人也通常指当了皇帝后的胤禛。

雍正之所以成为当下的热点人物之一，是因为他身上有着多彩的政治魅力及争议不断的历史之谜。雍正一心励精图治，立志成为一代令主。其勤政、用人、反贪、吏治改革等抱负与政绩，不仅为古今史家所称道，也吸引着今天广大读者的关注，而且，随着对这位历史人物研究的不断升温，关于其人的种种争议和分歧也随之层出不穷。

例如：雍正继位，究竟是皇子竞争、黑马胜出，还是康熙末年康熙、胤禛父子斗法父败子胜？康熙末年围绕新皇位继承人选“废”还是“立”的斗争，究竟是一场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是不同政治纲领、政治力量之间的路线斗争？这自然也就成为关注、评价雍正这位历史人物时，必然要面对、又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与其他研究者的重大分歧之一，也是继拙著《正本清源说雍正》之后，再写作本书、试图努力说明的目的之一。

有人认为，康熙虽然并不喜欢胤禛，但胤禛最终还是取得了（包括骗得了）康熙的信任，故康熙最终选择了胤禛。

康熙是否最终选择了胤禛，不妨从研究二废太子后康熙对诸皇子、尤其是对皇四子胤禛和皇十四子胤禵（允禵）这兄弟二人长期以来的真实态度入手，也即要从康熙晚年与诸位皇子父子关系的真相入手，这是解决雍正继位历史之谜的前提。不首先解决这个前提，其他许多事情就必然会纠缠不清，也无法自圆其说。但是近二十多年来，深入研究康熙晚年与诸位皇子父子关系的论著并不多，这就有进行补充研究之必要。

在胤禛与康熙父子关系上，近年来有些研究者只采信雍正的一口之言、或雍正一手遮天搞的史料，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缺陷。有些著作虽然也引用了若干康熙的

话,但缺少将康熙的有关原话作纵向的连贯性研究与诸多事件横向内在的因果性论证,也缺少各个时间段、各个事件相互之间合逻辑、合事实的严密而又系统的相互印证。康熙是一位政治家,他对皇位继承人这件大事,若有暗示,决不会只仅暗示一次,必会暗示多次,并且必会预先在授其权力、树其威望、壮其力量、锤炼其能力等诸多方面作出一连串动作。这些举动又必是公开的、大张旗鼓地进行,决不会只在暗中无声无息地进行,更不会连所选接班人胤禛本人也长期被蒙在鼓里,这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因此,对于康熙为什么令胤禛南郊祭天,究竟是暗示要其继位,还是因当时某些其他重要原因非要将其从宫中调出,对其采取防范、控制?就值得重新认真研究。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南郊祭天果真是暗示要其继位,康熙病重时召胤禛“速至”,胤禛是个精明之人,理应跑得最快,也理应“速至”才对,为什么胤禛竟抗旨、拖延8个多小时不去?这些问题要求其真相,就一定要对康熙末年南郊祭天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已经公开的官方史书以及尚未公开的全部过程进行综合考量,尤其要对照当时康熙、胤禛父子围绕南郊祭天的全部言行及文档史料进行综合考量后,才有可能找到合理答案。

对康熙所说万年后要选一个“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有学者提出,“这个人正是雍正”。查康熙所说的原话:“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致贻累于尔诸臣也。”(《雍正朝起居注》,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这就很清楚,康熙所说的“坚固可托之人”,首先必须是一个能“令尔等倾心悦服”之人。那么,无论在雍正45年漫长的皇子时期,还是康熙去世后雍正称帝执政的头8年时期,雍正是一个能“令尔等倾心悦服”之人吗?是一个“断不致贻累于尔诸臣”之人吗?大量血腥的历史事实,包括雍正钦定的官书《大义觉迷录》、《雍正朝起居注》、《上谕内阁》、《朱批谕旨》等,都已经作出了生动而又客观的答案。

再者,康熙固然说过“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但康熙真正进行选择、培养、树立坚固可托之人一事,必将在其生前就要妥善落实解决之,决不可能放到自己万年之后或奄奄一息时再解决。万年之后或奄奄一息之时还能怎么解决呢?这本来是一个必然的、无需怀疑或争议的问题。然恰恰本来是一个无需怀疑或争议的问题,竟又恰恰是近几年来我同某些专家论战不息的问题。比如,有人以雍正继位后执政之刚毅、政绩,作为雍正康熙心目中“坚固可托之人”的论据。试问,康熙怎么可能把自己死后根本看不到听不见的东西,作为其生前最终选择“坚固可托之人”,甚至必能“令尔等倾心悦服”之根据?事情应该与此说相反,康

熙必将、也唯有将已经看到并已经认可之可靠事实，才能作为“坚固可托之人”、“令尔等倾心悦服”之根据，这才比较符合历史逻辑吧。

又比如，有人为了质疑或否认雍正是靠宫廷政变上台，便提出雍正继位过程中“没有流血”。古往今来，宫廷政变历来就既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有流血仍失败的，也有不流血而成功的。仅以“没有流血”四字就作为否认政变之依据，有此理乎？本书在深化对隆科多、年羹尧这两个人物研究的基础上，又挖掘出了原康熙一等侍卫拉锡这个以往不大引人注意的人物，同时又进一步加深了对张廷玉这个人物的透析。康熙临终前后，除了隆科多、年羹尧这两个人物外，拉锡、张廷玉这一文一武两个人，实也对胤禛夺宫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康熙遗诏》之有无、遗诏之真伪，也理应是雍正继位过程中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遗诏有还是无、真还是假，研究者尽可以根据史料和事实提出不同观点。但必须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最起码必须能自圆其说，决不能自相矛盾；更不能按个人理念需要出发，说有就有、说无就无，说真就真、说假就假。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姑娘。有的研究者一面已经提出遗诏不可信，一面却又以遗诏为据证明雍正继位“正大光明”、没有阴谋、合法正常、无法否定，岂非自相矛盾？

于是又有人提出，对雍正的研究，只要对雍正政绩作出历史评价，不必对其人道德评头论足。而且举例，唐太宗不就是宫廷政变当皇帝的吗？但问题正好在于：为什么人们对唐太宗宫廷政变没有穷追不舍，偏偏对自称受托、合法继位的雍正不依不放呢？据说这是因为同情失败者。试问，唐太宗宫廷政变中难道就没有失败者吗？康熙朝的胤礽二立二废，不也是失败者，为什么却不见同情胤礽的社会舆论呢？

道德评价决不能替代历史评价，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对历史人物作历史评价是否就一定能脱离、甚至取消对其人的道德评价了呢？这也是我与当下某些研究者的重要分歧之一。

如果说，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那么，历史人物，无论将其划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终究完全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感情丰富的人，决不会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的纯政治的人。而大凡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的历史人物，都有其鲜明的个性色彩。这些个性色彩，又必定会对历史人物的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并在历史事件中留下鲜明的个性印记。比如：其人志向高远、胸怀宽广坦荡，勇猛、豪爽、刚直不阿、仁慈宽厚；或生性懦弱、优柔寡断、贪图享乐、不

思进取;或好大喜功、好色、虚伪、阴险、残暴等等。这些本来都纯属个人秉性、个性或道德范畴的东西,但在历史人物尤其是帝王人物身上,又必定会在人与人、人与事的关系中反映出来,并在制定制度、政策和统治中产生重要作用。具体到雍正身上,也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雍正一上台就搞秘密立储、推行密折制,搞军机处,大搞过河拆桥、杀人灭口等,除了雍正个人的政治需要外,也同雍正的个性密不可分。

对中国清史深有研究的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先生,对此曾有中肯评论:“雍正帝之性格,就政治家而论,所成就不能远大,因其不能无刻薄寡恩之憾也。”(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余对此深为赞服。一方面,雍正这个人很有抱负、很有作为,他刚毅、果断、勤政,善于权术又善于辩驳。另一方面,此人又极其独裁、极好猜忌,更是极其残忍。

而且,雍正也并非不是一个好色之徒。北京故宫藏有《雍正十二美女图》便是一证;《雍正行乐图》中多有美女相伴是又一明证。雍正的女人其实也远不止8个,那只是官书表面上公开的数字。在西陵入土长期埋葬在地下伴随雍正的,有据可查的就有24人。另外有据可查的还有6人,共有30人。如果雍正不是暴亡,这个数字还会增加。但皇帝拥有众多嫔妃这是封建社会里的一种特权,要证明雍正是否好色,不能仅以此为据,而要另作研究才能结论。

雍正无疑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戴着两副面具的人。他对清代乃至对中国社会正面的积极贡献与负面的消极影响同时具备,除了其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外,又必然同他个人的秉性、个性或道德范畴的东西分不开。

关注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却又力图把个人的秉性、个性或道德范畴的东西从这个人的历史事件中、从这个人的思想感情、处事风格中蒸馏掉,似乎帝王人物是个纯政治的人物,将历史评价与历史人物的道德烙印与评价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我以为是不可取的。试看中国古来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西方世界之林肯、华盛顿、拿破仑、希特勒,中国晚清之慈禧、光绪、宣统,民国时代之袁世凯等等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其中哪一个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可以将对这个人物的人格、道德评价蒸馏掉,专作纯政治的历史评价?他们(她们)的哪一桩重大事件,不都折射出其鲜明的个性印记?

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事。在同样的时代、社会背景下,之所以在这个人身上而不是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生惊天动地或不可思议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

又各具不同色彩,就因为事在人为,而人是活生生的人,是不同个性的人。康熙末年,之所以是四阿哥胤禛发动了宫廷政变并谋夺皇位,而不是三阿哥、八阿哥或十四阿哥,有其历史的偶然性,又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里面就包含着胤禛刚毅、果断、机智、残忍的个性因素、个性色彩于其中。将康熙末年围绕重新立储“废”还是“立”的宫廷权力斗争,评价为不同政治纲领的路线斗争,似乎胤禛夺皇位是为了国家、人民的命运而奋起,这决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每个历史人物的成长、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不同的,其个性、道德观、价值观、欲望、追求、努力、手段、过程、结果等也必然不尽相同,其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结果也必然跟随不同。这,或许又是老生常谈。但在实践中,有些研究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否认了这条人与事的因果规律,忽略、否认了人的秉性、品性、政治抱负、道德伦理、价值观、手段等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中的制约作用。

我在某大学历史系演讲时,有位研究生提出:“皇位继承,皇子之间可以竞争嘛。”雍正上台是否即皇子竞争、胤禛胜出的结果,本书再次提出了同时下流行观点截然不同的看法。孰是孰非,并不敢自以为是,尽可以再深入展开讨论。但我能够领会这位同学的意思,即,皇位继承可以皇子竞争,谁有本事谁上;只要把皇帝做好了,管他是怎么上台的呢?我知道,这个观点时下正还相当流行。

但恕我直言,这仍是对历史人物作历史评价时,把个人秉性、个性、动机或道德范畴的东西从历史事件中蒸馏掉的历史观或历史研究方法,也实是对“竞争”一词(或手段)的误解。这种误解的有害性与危险性,并不只是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在认识上有什么差异或分歧,而是如此竞争理念将会直接影响到当代人乃至后代人的价值观念、行为观念、政治观念。如果评价一个人的政绩、作为,就可取消对这个人的品格、道德评判,那么,难道古往今来所有的贪官都是毫无政绩、作为之人吗?古今中外哪一个贪官、坏皇帝,不都是个人道德极差之人?这种舍弃道德评价、视目的即是一切、宣传为达目的之成功就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还将此美名为“竞争”的历史观或历史研究方法,决不是科学发展观,它并不符合历史唯物观与历史辩证观,也并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之需要。任何时代的任何竞争,都必须是在合法、有序中进行的。离开了合法、有序,那就不是竞争的本来涵义和本来面目。如果取消了合法、有序这两道红线,目的就是一切,手段可以不论,那么,对运动员而言,金牌奖杯就是一切,兴奋剂服用与否可以不必追究,这还是公正、公平的“竞争”吗?雍正究竟是骗取康熙信任竞争上台、还是宫廷政变上台,雍正的用人、反贪、勤